

第一百零九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2月24日,星期四,上午  
10:30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F·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贾巴拉赫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索蒂罗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潘菊生先生

萨本望先生

古巴: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勃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伊朗: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巴基斯坦: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波兰:

阿尔塔夫先生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达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隆丁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莫什科夫先生  
甘贾先生  
杜利安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弗莱谢尔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德·西蒙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隆戈·恩达加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现在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09次全体会议开始。根据CD/144号文件所载我们的工作计划，委员会今天应该开始审议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大川先生（日本）：主席先生，关于达成全面禁试的迫切性在这会议室和其他地方已经谈了很多，的确没有更多可谈的了。然而，我国代表团感到不能对这一特定主题表示沉默。我知道，根据我们的工作计划，我本应该在上星期发言，但是我请求你赐惠，允许我今天发言。

首先，我国代表团愿表明日本政府的希望，希望有关全面禁试的三边谈判很快恢复。我们非常赞赏去年夏季提出的关于这些谈判的相当详细的进展报告，我们认为，我们能够理解那些尚待解决的问题的困难和微妙性。我们也充分地知道三边谈判与会国之一还处在审查它在整个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内的政策的过程中。作为这些三边谈判的局外人，我们不能为谈判者确定谈判的进度或建议谈判的日期，但是，作为把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放在最高优先地位的一个无核武器国家的代表，我诚恳地希望，并相信我有权希望三个有关国家政府就及早恢复它们的谈判取得一致意见。

我2月10日在委员会的发言中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把全面禁试问题作为本届会议最高优先的议程项目。我建议，我们可以研究设立一个处理该问题的工作小组的可能性，如果能就此达成协商一致的话。有人就这工作小组能从事什么有益的工作提出了建议。允许我重复那天我发言中的一句话：“当然，本委员会进行的有关全面禁试的工作从方法到范围都应该有助于而不是有损于正在进行的三边谈判。”我国代表团愿听取三边谈判当事国自己的意见，谈谈它们认为委员会或如工作小组那样的一个附属机构能有益地着手处理那些问题。我们特别愿听听已明确表示支持设立工作小组的那一方的意见。无论如何，职权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三边谈判当事国的意见。我国代表团愿就提法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我们已经有了四个先例，四个已成立的工作小组的职权，也许化学武器工作小组职权的提法会有助于我们制订出整个委员会所能接受的案文。我国代表团希望，如果能就设立工作小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其他两个核武器国家，即没有参加三边谈判的中国和法国，

(大川先生, 日本)

不仅会加入这样的一致意见, 并也会参加工作小组的工作并作出贡献。

在一个工作小组中进行全面禁试讨论的有益作用之一就是使本委员会没有参加三边谈判的其他三十七个成员国产生某种参与感, 不管多么有限, 也总是在出力为大家毕竟是生死攸关的事情略尽绵薄。

谈判的最终成果应该是一项多边谈判条约, 是名符其实的多边条约。

尊敬的尼日利亚和印度大使与其他一些人要求参加三边谈判的三国代表团答复许多代表团在去年会议后期就 CD/130号文件所载三边报告提出的问题。我也提出这个要求, 并希望早日恢复三边谈判将有助于它们对该要求作出反应。我国代表团在去年8月7日我对委员会作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些问题, 其中有我国代表团对国际交换地震数据在条约生效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将无法执行问题表示关切。在我听到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那天的发言时又忆起了这方面的关切, 他说: “当然, 只有在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后, 才能建立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全球系统。”我国代表团仍认为, 在条约生效之前应先制定进行国际交换的详细安排。我们也认为应在条约生效之前进行交换系统的全球实验演习, 以便使我们能明确该系统将能有效地工作, 并在条约生效后立即可付诸实施。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三边谈判当事国之一, 一方面表示支持设立全面禁试工作小组, 一方面不愿参加这种全球实验演习, 甚至不能参加去年十月、十一月间进行的区域性的试验性交换。我重申我国代表团的希望, 愿参加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所有国家将能参加今后的试验性交换, 也参加全球范围内的实验演习, 这会大大有助于条约生效时交换系统即能顺利地付诸实施。

最后, 我奉命重申我国政府的希望, 愿所有国家在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缔结之前自动停止一切核试验爆炸, 包括一切为和平目的的核爆炸。

在我的简单发言结束之际, 请允许我说, 全面禁止核试验本身不是目的。这件事被拖延了很久, 因此, 达成核禁试已成为特别重要和重大的事情。然而, 应该从更广泛和长远的角度看, 它是不扩散条约范围内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如果要保存并加强不扩散制度, 我们必须有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它将成为我们在走向最终目的——核裁军的漫长道路上迈出的明确、具体的第一步。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看到您就任本届委员会的主席，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件深深令人满意的事。您带来的很广泛有关的经验，您已在就任主席期间杰出地加以运用了。我也愿向肯尼亚的邻国和亲密的朋友埃塞俄比亚塔德塞·特雷费大使阁下，表示我们的感谢，感谢他担任本委员会主席的任职期间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工作。

我代表肯尼亚代表团，欢迎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扎伊尔四国大使到我们中间来。我们相信，本届委员会有了他们的出席，将增添理智的声音并增加了解，没有这些，本委员会的工作就会畏缩不前。

主席先生，所有必需说的关于在本委员会内就全面核禁试条约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开始进行谈判等事，这些都已经说过了。我们认为日本大川大使说得很恰如其分，他说：“日本曾多次提出裁军领域里最迫切的任务是达成核裁军。”（他于1981年2月10日在全会上的发言）。

这个问题已经在第35届大会第A/RES/35/152B号决议中提出来了。我引用其中的话：“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优先为了早日开始就这个问题的实质展开谈判而进行协商，协商中除了别的以外，应考虑设立一个负有明确职权的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大会在其最近的第A/RES/35/145A号决议中已授权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设立一个关于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特设工作小组，决议重申其“信念：一项促使所有国家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的条约具有最高优先地位。”本届委员会还没有就联合国大会的这些迫切要求采取行动。拖延的原因现在较清楚了：原因就是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和华沙条约组织这两个军事联盟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恐惧和疑虑。来自其中一个联盟的一位尊敬的大使指出了这个问题，他引他本国的外交部长的话说：“我们也并不赞成谈判如下的协议：它将使一方占另一方的便宜，或者由于没有核查，将会导致猜忌和把握不定。”所以，——如果不知道别的缔约国想干什么，至少从一方缔约国的观点来看，看来上策就是增加你的各种类型的武器直到超过另一方（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对等的地位或者均衡的地位也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双方压倒对方的摧毁力相互被超过一千次，这就会使对等和均衡这两种地位成为不合逻辑，也站不住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使要花十年的时间，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

我们也应该开始讨论如何停止试验和制造核武器。这种涉及我们委员会内所有国家的讨论，将有助于使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人类所处的困境上——陷于对邻国的恐惧和疑虑之中、陷于这样一种错误信念之中：认为武器是对未来的敌人的唯一最现实的威慑力量。1975年时，一个叫雷蒙·史密斯爵士的军火商在委内瑞拉的一次英国广播公司对他的采访时，证实了这种错误的立场。他说：“我们不认为武器是一种发动战争的手段，而是一种制止战争的手段。”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尼日利亚阿德尼吉大使阁下提的问题，他问道，我引他的话：“核子阵营的任何一方，到底还进一步需要多少摧毁能力，才能认为足以起威慑作用？联邦秘书长回答了这个问题：“然而，事实真相是，更高层次的尖端恐怖武器——过去只是解释为意在作威慑之用的武器——通过不断的发展，正在成为破坏稳定的因素，使核浩劫更加可能发生，而不是减少其可能性。事实是，核军备竞赛已经失去了它的理性，而成为一种非常可怕的威胁。”瑞典的副国务大臣英亚·图尔森夫人象往常一样，清楚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必须指出，核武器神话，即核武器反正能够增进任何国家的安全，这观念是虚妄不实的。我曾将这种观念称之为我们时代的最大谬论。它不仅远远不能增进任何人的安全，而且肯定会减少大家的安全。”图尔森夫人说得很对，我们应该支持那种立场。她已成为委员会的良心，我们希望她知道，她在为希望看到一个更加有保障、更加安全的世界得到实现的努力并不是孤立的。

主席先生，我们并没有忘记世界上还有不合正义的事。我们要求在面对军备竞赛的情况下，清醒地作出估价而不是惊惶失措。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并不是为所有国家的利益服务的。对再三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人们充耳不闻。那些过去得到经济利益的人就想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这些经济利益。我们并没有忘记萨默海斯大使阁下在发言中谈到的情况：“我们中没有人会忽视苏联侵入阿富汗事件对国际信任的影响和对军备管制过程的影响。它的阴影继续笼罩着本委员会的工作。”萨默海斯大使承认这个事实，即这并不是唯一的阴影。他的确也间接地暗示：阴影继续笼罩着双边的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因此，对三边谈判是没什么可以期望的。这一切使国际社会就更有理由继续迫切要求在本届委员会内开始进行谈判。

其他威胁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阴影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投下的。我们决不让任何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

人忘记这一点：由于南非继续不断地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它才成为一个今日这样的军事和经济强国。它现在向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赞比亚派遣军队，恣意进行枪杀和毁坏，而另一方面在它自己的国境内，它已成了最凶暴的种族主义警察国家之一，它使大多数黑人过着悲惨的生活，夭折而死。认为好望角海路对西方的防御系统具有战略的价值因而必须加以保护的想法是荒诞的；根本没有这种好望角海路。在南非和南极圈之间只有浩瀚的海洋，把它称作一条海路就象把大西洋称作一条海路一样。我们要南非的朋友们知道，弄虚作假已来不及了。南非是超级大国之间在非洲抗衡的主要起因；如果南非拥有核武器这一点得到证实的话，很可能这要成为在南极洲进行核扩散的理由。秘书长最近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读起来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失去控制的军备竞赛的最令人担心的问题之一当然是经济和社会的后果。联合国1978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军事支出与目前经济上通货膨胀、衰退和发展放慢之间的关系。该项研究把大量的军费看成是造成自然资源枯竭的一个因素。通货膨胀是军事化的副产品，它对经济作了过度的加温。联邦秘书长赖姆法尔在各非政府性组织于1980年10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集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说：“1980年工业化国家里的失业人数比60年代末时多了一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数字，现有2千万人失业。根据国际劳工局的统计数字，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的失业人数达四亿五千万……军备竞赛并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阻止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的一位杰出的前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一位军人，他说得好：“每一支造好的枪、每一艘下水的军舰、每一枚发射出去的火箭，最终说来都是意味着向那些吃不饱、穿不暖，无食充饥和衣不蔽体的人窃盗。”

主席先生，我们只要求一件事：我们应在本委员会内以任何一种小组形式开始有意义的谈判，想方设法地寻求结束这股奔向毁灭深渊的疯狂赛跑，这深渊在失去控制的军备竞赛中是相当明显的。使用巨量的各种类型的武器储存，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我们的不安全，而决不会成为一种永久可靠的威慑力量。

主席：谢谢尊敬的肯尼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费恩先生（荷兰）：我不瞒你，我今天的发言是想在本月快要结束之前，当您

( 费恩先生, 荷兰 )

仍担任着本委员会主席这一崇高职务的时刻, 向您表达一下我的几句话。

不久前有一天, 我的一个同事提得很恰当。他说, 法国在特别会议上作出决定参加本委员会工作, 这种参加是最受欢迎的, 您担任委员会主席一事, 又把这种参加肯定了下来。

当我以同样那种精神讲话的时候, 并把您任主席一事同您的国家, 法国, 参加这个谈判机构工作一事联系起来时, 我很懂得, 我必须谨慎选择措词。因为法国对这一机构的来龙去脉有它自己的, 相当清教徒式的看法: 它是怎样成立起来的; 是否是过去事情的结果? 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 有时候这个问题是作为“神学上的问题”谈及的。

当我仔细考虑法国关于本委员会来因的看法时, 从我个人来说, 不免想起关于圣灵怀孕说的这种更加正统的理论。从这一点讲, 您担任主席一事的确具有特别的意义。也正是为此, 您作为一个明智的领导人, 我向您祝贺。您任主席的二月份这个月, 很遗憾只有28天, 但已预示裁军委员会今年的工作已有好兆头。

请允许我回过来谈谈议事日程这种更加世俗的事务, 并代表我国政府说几句关于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和化学武器的问题。

但首先, 我欢迎我们的裁军新同事尊敬的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扎伊尔等国大使到我们中间来。

我国政府迫切希望能在最近将来尽速签订一项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 今天我希望再一次将这一点记录在案。荷兰代表在日内瓦和别的地方不止一次地表示了荷兰政府对至今还没有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感到失望。今天看来, 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签订仍象过去一样遥遥无期, 尽管解决主要技术问题的时机很显然已经成熟。我们对这一点感到遗憾, 正如我们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对如此重要的问题仍实际上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感到遗憾一样。

在我们强调三边谈判的重要性时, 我们同时也认为, 裁军谈判委员会同样必须将三边协议化为一项多边的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只有真正的多边的因素才能使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对其他国家具有充分的意义, 足以使它们参加这项条约。否则的话, 全面核禁试作为一项军各管制措施就可能失掉其部分的价值。

由于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以三边会谈的成果为基础, 我们吁请这三个

(费恩先生, 荷兰)

谈判大国就它们的谈判迅速取得积极的成果。在我提到三个谈判大国时, 我还想说, 我们期望其他两个核武器大国在全面核禁试条约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之后也马上照着这么做。

毫无目的地讨论来讨论去, 浪费的时间实在已经太多了。我们希望本委员会今年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有我国参加的地震专家小组作了准备工作, 讨论也很顺利, 这件事证明了本委员会未必只能处于完全消极被动的状态。

我们认为采取积极行动最好的方法就是, 如这个谈判机构的很多其他成员国所要求的那样, 设立一个关于全面核禁试的工作小组。去年联大时, 荷兰代表团早就表明, 我们赞成这样一个步骤。

我愿指出, 正如不久前尊敬的尼日利亚大使所指出的那样, 本委员会的成员国参加关于全面核禁试条约的讨论可能是有帮助的。我认为这一点已得到证明, 情况确实如此, 例如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就是这样。所以, 我们认为, 害怕不适当的干扰是毫无根据的。

也许在设立工作小组方面犹豫不决, 也是由于全面核禁试工作小组的职权定不下来所造成。如正是这样情况的话, 解决这种困难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就这种职权的措词进行非正式的讨论。

因此, 我向您, 主席先生和本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建议, 我们可以设立某种非正式的协商机构来探讨一项为核武器国家都能接受的关于职权问题的可能的措词。

这样一种非正式的联络小组, 可以由三个集团中各自的有关代表, 当然也有核武器国家的代表所组成。该小组可以讨论那些迄今为止已经提出的关于处理一项全面核禁试(其某些方面)的工作小组的提案, 并也许还可以吸取现有的一些工作小组, 如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经验。

我们有信心, 至少怀有希望, 这样一种非正式讨论将能导致就全面核禁试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达成协议。荷兰很愿意参加此种非正式的讨论, 并以其最大的努力来作出贡献。

(费恩先生, 荷兰)

现在我还想就化学武器说几句话。目前阶段我不想开始谈实质问题, 而是想提一个关于组织方面的建议。

本委员会早已决定留出3月23日至4月3日这段时期辩论化学武器的问题。我们选择了那段时期是因为届时将有大量化学武器专家在日内瓦, 我们可以从中得益。他们将在该时期之后的一周里参加帕格沃希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

但我希望保证做到使所有那些对化学武器感兴趣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的化学武器专家们以及对化学武器感兴趣的非成员国的专家们能确实尽快得到通知, 告诉他们我们希望他们能参加那一段时期我们的工作。我希望, 秘书处, 也许同化学工作小组的主席协商之后, 将采取必要的步骤, 保证所有有关各方能通过合适的途径得到关于正确日期和我们意图的通知。

主席: 谢谢尊敬的荷兰大使的发言, 也感谢他对我本人和我国说的友好的话。

吴苏莱先生(缅甸):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和前面的发言人一道, 欢迎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在过去两年中, 我国代表团有幸在本委员会跟随您进行周到而有效的工作, 在委员会1981年会议开始时能看到您主持会议, 感到十分高兴。我们深信, 在近几个星期中您表现出的老练和智慧预示着我们今年开始的工作必将大有成效。

我愿借此机会向埃塞俄比亚特雷费大使表示深深赞赏和谢意, 感谢他去年8月以后在我们工作的最后阶段担任委员会主席时所做富有成果的努力。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最近参加本委员会的尊敬的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扎伊尔代表团团长致热烈的欢迎和最良好的祝愿。

自从这个谈判机构根据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重新调整以后, 我们现在是第三年的开始。到现在为止, 我们委员会工作取得的成绩离《最后文件》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最后目标和优先项目所规定的目的还很远。我们达成协议的议事规则、议程和工作计划只不过是委员会可以开始谈判的基本条件。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进展是非常迟缓的, 我们现在所取得的成果不能满足国际社会的期望。

但是, 我国代表团深为满意地看到, 在去年会议的后期阶段, 我们取得了一些

(吴苏莱先生, 缅甸)

以前裁军谈判机构未能取得的进展, 特别是四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成立。我们相信这种工作小组是目前推动有效的、实质性谈判最好的办法。由于四个工作小组的实质性谈判, 委员会才初步确定了要谈判的问题, 它们的范围和性质、方法和谈判形式, 明确了各方谈判的立场。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就四个优先项目进一步谈判的基础, 不需在程序问题上花费很多时间了。

这些微小的成绩是在去年纷纷谈论国际气候恶化声中取得的。我们毫不怀疑国际上政治的变化和事态的发展对任何裁军谈判都有直接影响。去年的情况向我们表明缓和与和平结构是多么纤细而脆弱。尽管如此, 具有妥协和和解感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今年伊始的时候, 委员会加速谈判所需的国际气候比去年没有多大改善。国际事件无疑将影响委员会的工作, 但不应让它妨碍我们的工作。恰恰相反, 所有这些事件向我们表明, 我们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必要, 现在更加迫切需要裁军协议。它再次强调了订立有效裁军措施的迫切性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必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国际事件的影响无疑将使我们的谈判更加困难。我们要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内, 为达到我们的目标, 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国家安全对一切国家来说是首要的, 正如裁军、特别是核裁军、对国际社会是首要的。正是由于这么想, 我们才一再要求通过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谅解来为增进国家安全寻求新的办法。我国代表团深信, 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达成真正的裁军。我认为裁军、特别是核裁军, 是没有捷径可寻的。

只要研究一下过去和现在有关裁军的提案、报告和谈判记录就可以看到, 裁军之所以不能达成协议, 困难已经不在于科学技术方面, 而在于政治和心理方面。我们所缺乏的是, 国与国之间没有恐惧和怀疑的、谐和的国际关系造成的政治气候。因此, 一切国家都必须严格克制自己, 不要采取激化国际紧张局势和破坏国家间的谐和的行动。

为了达到全面彻底裁军, 我国对裁军的基本态度仍然是, 通过寻求逐步的、有阶段的协议的办法, 将有限的成绩积累起来, 进而大功告成。但是, 我们也不可忘记, 为了不落后于军备竞赛和各种各样武器的研究和质量上的提高, 所有裁军谈判的工作都需与新进展并进, 并必须讲求现实。

(吴苏莱先生, 缅甸)

我祝贺您, 由于您的能力和领导, 委员会在极短时间内就将去年曾进行工作的特设工作小组重新建立和恢复起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们就为今年拟定了议程和工作计划。我相信, 鉴于国际气候的变幻莫测和特别联大即将于一年后到来, 我们在座的人都会感到时间的紧迫。我们若想完成交付我们的任务, 尽到部分责任, 我们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做到。

在委员会的议程中有两个项目我们认为是最优先的。遗憾的是, 为这两个最优先项目设立附属机构一事, 我们还没有取得一致。我愿表示缅甸代表团希望, 21国集团关于为这两个项目成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将于今年顺利得到实现。

核武器是现在所有武器中破坏性最大的, 以现已积累起来的爆炸力打一场核大战, 可将地球上一切形式的生命完全消灭。核武器国家对这样大的破坏力完全置之于不顾, 继续一心一意地使它们武库中的核武器在数量与质量上进一步和更加危险地升级。如果出于偶然事故或出于故意, 部署了(疑为“使用了”之误——译注)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那完全是发疯。因为从最终结果看, 正如秘书长所说, 不会有胜利者, 只有人类文明将从这个地球上消灭。由于这个理由, 核军备的进一步升级和向自我毁灭继续前进的脚步应予制止。

我国代表团很重视在核裁军方面早日取得进展。对人类来说, 这是最危险的领域, 也最迫切需要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值得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紧急考虑。联合国大会第35届会议在A/RES/35/152-C号决议中, 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一开始举行会议时就成立特设工作小组, 并建议委员会就这个与世界所有国家的安全有重大关系的问题开始谈判。如果本委员会要履行国际社会赋予它的职责, 我们就必须以本委员会现有的最好的机构和方法进行谈判。在这方面, 21国集团曾于1980年提出一个工作文件(CD/116), 这个文件为我们的谈判列举了一些实质性问题。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是,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成立特设工作小组问题上应早日取得一致, 并按《最后文件》第50段的规定着手进行谈判。

我国代表团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实现也很重视, 它是遏制核武器发展势头的重要措施。在上一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期间, 21国集团曾提出几个工作文件, 其中包括CD/64号文件, 这个文件建议就此项目成立特设工作小组。联合国大会第35届会议第A/RES/35/145B号决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必要步骤, 包

( 吴苏莱先生, 缅甸 )

括设立工作小组, 在1981年会议开始时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实质性谈判, 并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联大之前, 向大会提出条约草案。我国代表团希望, 在成立有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问题上, 委员会将达成一致, 不再拖延。

去年三个进行谈判的大国对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承担了很大政治义务, 我们受到一些鼓舞。它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的意见是, 三边谈判不应有碍于本委员会工作的积极开展。我国代表团经过考虑后认为, 这个多边谈判机构的谈判进程对其范围以外的其他裁军谈判机构的工作毫无妨害。恰恰相反, 由于在根本目标是相辅相成的,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可由于他们的积极贡献而得到大大的促进。

主席: 谢谢尊敬的缅甸大使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在这次讨论会上发言吗? 看来没有了。

没有人要发言, 我作为法国代表, 要讲几句话。对尊敬的伊朗代表在我们上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我要作些简短说明。希望这个说明不会被认为是爱争论。尊敬的伊朗代表在发言中指责法国政府, 正如我已说过的, 法国政府感到遗憾, 自然也不能接受。我要补充一句, 在我们看来, 裁军谈判委员会不是提出双边性质问题的地方。我要指出, 伊朗代表那个发言谈到法伊关系中那个两国曾达成协议的某项交货问题, 所谈情况与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不符, 当然, 伊朗政府也是知道这些事实的。法国当局履行了他们签署的合同, 但是伊朗代表声称法国当局以各种借口拒绝向伊朗交运几只巡逻艇。我要指出, 自从众所周知的某些事件引起的禁运撤消以后, 法国当局立即通知伊朗当局, 只要与合同有关的某些财务和技术问题一解决, 法方准备立即交付伊朗当局三艘海军船舶, 合同内容是关于船舶的建造和交货。法国当局没有任何想拖延交货的意图。这是我所要说的话。

阿梅里先生 ( 伊朗 ): 我愿保留我国代表团答复尊敬的法国代表发言的权利, 等我们收到他的发言全文, 进行了研究并与我国政府商议后再作答复。

主席: 我注意到伊朗代表的发言。如果没有别人发言, 我建议我们召开一次只

(主席)

有几分钟的非正式会议，审议非委员会成员国的参加问题。

上午11时40分停会，11时45分复会。

主席：我们刚才在非正式会议上审议了三个非委员会成员国提出的参加一些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会议的申请。依照我们的习惯作法，我提议按申请时间先后顺序逐个讨论这些申请。有关的决定草案请见工作文件第30、31和32号。

第一个申请是瑞士提出的。相应的决定草案载于工作文件第30号<sup>1</sup>。如果没有意见，我将认为决定草案通过了。没有意见。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二个申请是芬兰提出的，相应的决定草案载于工作文件第31号<sup>2</sup>。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决定草案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三个申请是丹麦的，相应的决定草案载于工作文件第32号<sup>3</sup>。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决定草案通过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下一次全体会议将按计划于2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昨天非正式会议上我们做出决定，现

“应瑞士的申请（CD/154），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瑞士代表参加1981年期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的各次会议。”

“应芬兰的申请（CD/145和CD/156），根据议事规则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芬兰代表参加1981年期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的各次会议。”

“应丹麦的申请（CD/146和CD/157），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丹麦代表参加1981年期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各次会议。”

(阿德尼吉先生, 尼日利亚)

在得到肯定, 非正式会议开过后, 我感到请秘书处将我们对增加两个工作小组问题的建议进行的有益的讨论整理一个记录是会有用的。因此, 我想问, 您是否考虑可以由委员会请秘书处整理记录分发, 当然作为非正式文件分发。

主席: 谢谢尊敬的尼日利亚大使。我想这一要求不会给秘书处造成任何实际或物质困难。何况, 大家知道, 这种作法在委员会也有过某些先例的。因此, 我们可以决定将那次会议的记录非正式地分发。

就这样决定。

主席: 还有任何其他意见或问题吗? 看来没有了。

上午11时50分散会。

✘ ✘ ✘ ✘ ✘